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不是拉布和缺席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

本屆立法會任期即將屆滿，距離9月立法會選舉只剩下不足半年的時間，選民將有機會再次重新選擇代議士。從理性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出發，到底怎樣的議員才是有利香港的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這是每一位選民有待深思的問題。但拉布和缺席，絕不是負責任的議員應有的行為，虛耗公帑和訴諸暴力，也決不為主流民意所容忍。無論面對怎樣複雜的爭議，解決問題從來都是依靠「對話」而不是「對抗」。立法會作為議事場所，需要的是輸入多元利益與意見並形成公共理性與公共利益的文明程序，而不應產生出為反對而反對，以社會整體利益為要挾籌碼的拉布議員。

拉布拖累經濟民生 更重擊民主議事精神

反對派議員近年肆意拉布，刻意製造流會，其表現如何，對香港來說是好是壞，明辨是非的市民自然心中有數。立法會議員的最基本職責便是出席會議及遵守議事規則，刻意製造流會及蓄意破壞議事規則，令議會無法正常運作，無疑是有違立法會議員的基本職責的。光陰無價，立法會經常流會，令大量的經濟和民生議案被積

老實實地履行自身職責，反對派議員卻在當選後接二連三蓄意違反議事規則，甚至公然玩弄議事程序，為政事和一己一黨之私服務，完全置選民和自身職責於不顧。面對社會的譴責和規勸，反對派議員竟然還顛倒黑白，極盡能事地為拉布行為尋找藉口，為無理的暴力拉布行為為遮掩詭辯。事實上，拉布及任何形式的所謂「不合作運動」，其「不問對錯只問立場」、「拒絕溝通一味杯葛」的實質，明顯與議事精神和議會根本職責背道而馳。拉布或者流會的每一次「成功實踐」，都是對立法會代表性與合法性，乃至這一民主體制的一次重擊。議會尊嚴蕩然無存，難怪立法會議員近年的民望每況愈下，甚至被視為香港社會的負資產了！

拉布議員背棄選民利益 選民宜審慎抉擇

事實上，反對派在立法會中肆意拉布、製造流會，已令多項大型基建工程撥款議案無法通過，逼得建築業界的從業者只能以遊行集會的方式，向拉布議員表達他們的憤慨和不滿。眾多基建工程停擺，導致建築業冷風遍吹，職業的新老傳承更是青黃不接。長此下去，不僅建造業的打工仔深受其害，全港各行各業的打工仔也將會

被波及。這種結果，對香港的發展是絕對沒有任何好處的。立法會議員的基本工作是審議法案，藉此推動香港有更好的發展，而不是拖香港的後腿。市民選他們進立法會，讓他們有接近每月十萬的薪酬，是期望他們對香港有貢獻，而不是破壞香港。本來，今年香港面對外圍經濟增長乏力等許多負面影響，迫切需要特區政府採取積極有效措施來推動經濟增長，為打工階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這一切設想，往往在瘋狂的拉布下化為泡影。

反對派的主要政黨如民主黨、工黨及公民黨等，並沒有把拉布列為他們2012年選舉時的政綱。一般選民還是覺得他們是理性的，可推動香港發展。誰知他們都積極參與拉布和部署流會，對香港發展造成負面影響。試問一下，他們的行動得到選民授權和認同嗎？這難道不算背棄了選民？如他們於4年前便坦坦白白表示進入議會是為了不斷拉布和製造流會，還會爭取到市民支持嗎？經過了4年的議會混亂，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市民必須作出一個更加審慎和理性的選擇！

特首講過體育界不重要嗎？

陳志豪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會長



青年議政

究竟是謠言止於智者，清者自清，還是三人成虎，謠言講一百次便會被當成真實，更合乎香港的實際情況？筆者想舉一個例子。記得在政改爭議鬧得沸沸揚揚之時，特首曾指出無論是經濟貢獻比較大的金融界別，抑或無經濟貢獻的宗教界和體育界，都會在提名委員會佔一席位，有份提名行政長官。姑勿論體育界是否真的對本港經濟沒有貢獻，這段話的原意是強調提名委員會或選舉委員會的「均衡參與」性質，並非單純以經濟成就論英雄，非但沒有不重視體育界的意思，

實際上更肯定了體育界的位置，肯定了體育界在經濟貢獻以外的價值。試想一下，倘若特首說不論貧富，住在公屋或豪宅，都有同等的投票權，這難道又算踐踏基層市民嗎？然而，特首一席話卻遭受部分傳媒和意見領袖惡意扭曲，片面理解，令人誤以為特首指體育界無貢獻，或否定體育界，這豈非斷章取義嗎？

更甚的是，縱然時間荏苒，謠言卻並未止於智者，即使澄清亦不管用。每逢特首評論體育議題時，「特首指體育界無用」的扭曲性言論總會被翻炒。近日特首在Facebook上就港足比賽抒發了幾句

個人觀感，又被某足球員公開嘲諷，引起一番炒作，實在有失公允，教人感受到誤會易結難解，造謠容易闢謠難！

所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作為公眾人物發表評論時更須嚴謹，至少要對所評論的內容掌握真實確切的第一手資料，這算是很過分的要求嗎？當輿論充斥曲解性質的討論時，以訛傳訛見怪不怪，輿論還會是一股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嗎？



陳志豪

打擊「港獨」勢力可以雙管齊下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內地學者看香港

香港青年學生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香港民族黨」，決定以公司註冊方式，有組織地推動「港獨」實現。這一舉動標誌「港獨」正在向組織化方向發展，部分鼓吹香港「獨立」的分裂分子，試圖借助於商業機構或者政黨組織尋求更多的資金援助，從而開展更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

對於分離分子之所作所為，社會各界不能聽之任之。部分學者認為，有青年公開鼓吹「港獨」，是香港言論自由下的必然結果，也是青年不滿社會現狀情緒發泄的政治舉動，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儘管「港獨」分子仍屬極端少數，卻不容姑息養好，掉以輕心。眾所周知，支持一些國家分裂分子或者鼓吹獨立的政治團體，已經成為西方國家顛覆其他國家政權的重要手段。對於香港「港獨」政黨這種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政治組織，必須立即予以取締。

但現在的問題是，香港立法機構在推動香港反分裂立法方面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尤其是反建制的政治勢力，已經通過民選進入香港立法機構，阻撓香港立法機構制定反分裂的法律規則。

筆者的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特區基本法都嚴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因此，任何人或政團如果公開鼓吹煽動香港「獨立」就是既違反中國憲法，也違反了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通過釋法，進一步明確在香港特區鼓吹「港獨」或者製造分裂行為的違法性質，明確要求香港司法機關在處理有關社會治安案件的過程中，遵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只有這樣，才能壓制「港獨」毒潮，才能把一些鼓吹香港分裂的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

香港地域狹小，經不起折騰。在本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不能為「港獨」提供任何空間。香港現有的保安條例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各項法規，已經無法遏止破壞基本法的犯罪行為，香港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嚴格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對一切分裂活動採取果斷行動，阻止其蔓延開來，漸成氣候。

當初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分裂國家法》的時候，曾經有學者提出，應當把支持香港「獨立」的行為納入法律的適用範圍。但是現在看來，這部法律有非常明確的指向性，主要是針對「台獨」分子。消除「港獨」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一方面必須通過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加大打擊的力度，依靠嚴格執法徹底消除某些政黨或者政治團體的幻想，追究鼓吹「港獨」分子的法律責任，以儆效尤。

布魯塞爾連環恐襲的警示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比利時布魯塞爾發生連環爆炸，舉世震驚。「伊斯蘭國」(IS)已經承認對連環恐襲負責。

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這座城市西北的莫倫貝克區，甚至被稱作「聖戰分子的天堂」。因為這裡屬於穆斯林聚居區，也屬於布魯塞爾的貧民區。窮則生亂、生變，「9·11」之後這裡成為極端分子聚集之處。比利時、法國乃至歐洲其他地區的恐怖襲擊或多或少都和這裡有些關係。當IS的影響力超越基地組織時，這個穆斯林聚居區，又潛伏許多IS的信徒。

歐盟開放的邊界，使歐盟難以編織有效的反恐網絡，從而為極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有觀察家認為，歐洲正在逐步伊斯蘭化，原來的穆斯林聚居區，因為貧窮、失業難以融入主流社會，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潮水般湧入的中東難民，則成為引發恐怖襲擊的新危險因素。

布魯塞爾街頭的恐怖襲擊，反映了三個值得反省的事實。一，全球反恐任重道遠，打擊恐怖主義依然是全球共同的責任。就現實而言，不剿滅IS，恐怖主義的種子就會在全球各地生根發芽。因而，打擊IS國際社會應該合力而為，出動地面部隊，堵住輸往IS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多管齊下，才能消除恐怖主義的腫瘤。當美歐世界指責其他國家對IS打擊不力時，美歐也應反省自己的反恐政策，即不能將恐怖主義分成好壞兩個陣營，在反恐上採取雙重標準，導致全球反恐聯盟的撕裂。

二，美歐成為IS發動恐怖襲擊的重點區域。由於美國在「9·11」之後構築了將恐怖組織阻擊於國境線之外的反恐防火牆。歐洲，就成為恐怖組織緊盯的冤大頭。IS向西方世界表明，它有足夠的能力給西方世界帶來報復，讓西方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尤

其本次襲擊，距離歐盟總部很近，而且布魯塞爾也是北約所在地。就此而言，這場連環襲擊等於IS向西方世界的「反圍剿」報復。

三，歐洲現在的移民政策值得反省和調整。開放和多元，的確是歐洲文明的象徵，但是這種「文明」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上。如果歐洲連安全都難以保證，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在此情勢下的開放、多元，就是引火燒身。由此再來審視歐洲的移民政策，泛道德主義的政策立場的確有不妥當的地方。相比東南歐國家的謹慎，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的難民政策有些太隨意了。

恐怖主義是人類公敵，布魯塞爾街頭的連環恐襲，提醒國際社會必須攜起手來，對IS形成反恐合力。對於比利時和歐洲而言，反恐除了在中東參與打擊IS，還需更多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

「瀾湄合作」凸顯美國南海大「失分」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李克強總理近日在海南三亞主持瀾滄江—湄公河相關國家領導人合作會議，以「同飲一江水，命運緊相連」為主題，共商「瀾湄合作」發展大計。得到泰國、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等湄公河五國領導人熱烈響應和歡迎。湄公河五國是東盟的重要成員，都希望通過東盟、中國合作升級版——「瀾湄合作」，描繪出嶄新藍圖。與會領導人表示，加強「瀾湄合作」，是各國人民共同心願，強調湄公河五國和中國「要握指成拳」、齊心推動發展，攜手打造團結、平等、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命運共同體。

近年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先是唆使、慫恿東盟國家聯合起來對付北京，「餵主意」僅得到菲律賓認同，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國家不僅沒有上美國的當，反而認清了美國「唯恐南海不亂」的企圖。其後，美國由幕後跳到台前，派出軍艦、軍機到南海「巡航」，「邀

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參與，同樣沒能成功。前不久，奧巴馬特別邀請東盟領導人到華盛頓舉行「合作」會議，東盟國家再次看清華盛頓在「項莊舞劍」，最終沒有達成白宮設計的「譴責北京聲明」。對比三亞的「瀾湄合作」，凸顯美國在南海再次大失分。

湄公河下了一場「及時雨」

「瀾湄合作」的宗旨是共促和平、堅持發展，根據各國國情互聯互通、開放包容。「瀾湄合作」與東盟共同體高度契合，獲得其他東盟成員國的讚賞和參與，顯示「瀾湄合作」的「共贏」雄心。中國率先加強同各國戰略對接，加速推進中老、中泰鐵路，中緬陸水聯運等大項目，積極完善瀾湄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相關國家的認同。北京將幫助湄公河國家獲取優惠貸款，大大支持瀾湄地區產能合作。對湄公河國家來說，「瀾湄合作」無疑是下了一場「及時雨」。北京的倡議得到相關

國家的歡迎也就成為必然。

難能可貴的是，北京還將推動落實「東亞減貧合作」，設立「瀾湄合作」專項基金，加強技術、人才、信息交流，在教育、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開展交流；未來3年將提供1.8萬年獎學金和5,000名到北京培訓名額，探討設立職業教育培訓中心。此外，北京還倡議「設立瀾湄流域綜合執法中心」，開展聯合執法，為瀾湄國家發展和人民營造和平安寧環境。睦鄰友好、相互信任、平等尊重、互利共贏、共享發展的全新藍圖呼之欲出。五國領導人還特別感謝中方對瀾湄下游應急補水，認為中國是可信賴朋友。

奧巴馬譜寫了一曲悲歌

華盛頓近年在南海的所作所為，一是唆使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國家對抗北京，二是企圖通過軍事演習顯現美國的霸權，三是挑動南海周邊國家內

訐，讓華盛頓出口軍火謀利。奧巴馬在南海的企圖沒有一件是為東盟國家謀利益。奧巴馬近期有一句「名言」，美國要擴大對太平洋地區的出口，決不能讓中國這個「800磅的大猩猩」去主導那個區域的貿易，顯示奧巴馬的狂妄。白宮指中國在南海軍事化，則被美聯社記者以「美國派軍艦和軍機進入南海，難道不算是軍事化？」駁得體無完膚。

美軍是世界上擁有最強大的軍力，也是全球最霸道的強權由奧巴馬導演的烏克蘭革命，先是以「加入北約、歐盟」作誘餌，讓烏克蘭出現顏色革命，搞亂基輔政權後，只表明會出售武器給烏克蘭，其餘全部免談。美國拉着歐盟和北約打壓俄羅斯，但卻限於警告和制裁，始終沒有令烏克蘭感到鼓舞的實際行動。東盟國家只要重溫一下這段並不遙遠的歷史，就會清楚華盛頓在南海的目標是什麼。奧巴馬在烏克蘭、南海的表現，為其自己譜寫了一曲「不知恥」的悲歌。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香港的出路：多談經濟 少談政治

經濟才是香港的優勢根本所在

香港的歷史，就是一部經濟發展史。這裡由一個小漁村起家，一直以漁農業為主要經濟產業；直至1842年被英國殖民者佔領，發展成為商業自由港，以轉口貿易為經濟支柱，50年代朝鮮半島戰爭爆發，西方列強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加上大批內地資本家及移民湧來香港，加速了香港的工業發展，香港的經濟亦由轉口貿易轉型至輕工業，這是香港製造業的黃金發展時期；至70、80年代香港的經濟發展已達至相當發達的程度，是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經濟上與台灣、新加坡及韓國並駕齊驅！70年代末期，隨着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香港工業逐步被取代，但同時香港也漸漸發展出先進成熟的金融體系、技術及專業服務產業，加上良好的法治環境，香港正好成為國家的強力發展後盾，幫助了改革開放後的國家步入發展快車道，實現了經濟的高速進步，而香港也得益於改革開放成果，使本地金融、地產及服務業得到了長足發展。

泛政治化損害本港核心競爭力

三十多年過去，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巨大，潛力無限。以前香港只講經濟，少談政治，發展經濟的同時，民生亦不斷改善。現在則剛好相反，反對派每天只講政治，不講民生經濟，在街頭、在立法會吵吵鬧鬧，不務正業，極少數激進分子更使用街頭暴力，損害香港法治之餘，也損害社會投資營商環境，阻礙本地經濟發展。

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近年香港經濟所面臨的困局漸漸顯現，如果任由情況繼續惡化下去，香港只會步向衰落，繼續被邊緣化，相信關心、愛護香港的人是絕對不願意見到的。全世界看中的是香港的經濟、自由港、背靠中國內地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經濟環境、法治環境。一座經濟城市，如果喪失了經濟發展優勢和地位，將變得毫無價值。遠離經濟，擁抱政治，香港將是死路一條；只有持續發展經濟，香港才有出路。